

云端纸鸢寄相思

□吴灵峰

春日的暖阳,似金色的纱幔,倾洒而下,温柔地拥抱着大地。微风悠悠拂过,裹挟着泥土的质朴与青草的鲜嫩芬芳,宛如大自然最轻柔的呢喃。这般美好的时节,正应了那句“忙趁东风放纸鸢”,处处洋溢着烂漫与活力。操场上,满是放风筝的人,五彩斑斓的风筝,恰似被春风唤醒的精灵,在湛蓝如宝石般澄澈的天空中肆意飞舞。它们时而灵动地上下翻飞,似在与云朵嬉戏;时而优雅地左右盘旋,宛如在空中翩翩起舞。这些风筝,为春日的天空添上了一抹抹绚丽色彩,让整个世界都变得明媚动人起来。我抬眸望去,那云端的纸鸢飘飘摇摇,恰似一只无形的手,瞬间冲破时光的重重藩篱,将我的思绪猛地拉回了童年的纯真岁月。

小时候,放风筝是我和小伙伴们最为热衷的趣事。当春风初起,我们就像被放飞的小鸟,满心欢喜,迫不及待地冲向广袤的原野。大家都铆足了劲儿,比试谁的风筝能飞得更高更远。然而,我的风筝却总像个闹别扭的孩童,无论我怎样努力,它每次都只是在低空徘徊,似是眷恋着大地,不肯去往高远的天际。我眼巴巴地望着小伙伴们们的风筝扶摇直上,渐渐变成天空中模糊的小点,心中满是失落与不甘,那滋味就像嘴里含了一颗酸涩的果子,很不是滋味。

满心委屈的我,如同一只受伤的小鹿,一路小跑回了家。一进家门,我便拽着爷爷的衣角,不停地央求他给我做一个能飞得高高的风筝。那时的爷爷,刚从田间劳作归来,繁重的农活让他腰酸背痛,脸上还挂着未干的汗珠,整个人显得疲惫不堪。可当他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我的请求。

爷爷转身找来竹条,他手持小刀,动作娴熟而流畅,竹条在他手中仿佛被赋予了生命,一点点被削得又细又薄。紧

接着,他小心翼翼地将削好的竹条搭成风筝的骨架,每一个动作都透着专注与认真,而后用棉线仔细地缠绕、固定,那棉线在他手中穿梭,如同在编织一个美好的梦。糊纸可是个精细活儿,爷爷精心挑选了一张轻薄的宣纸,轻轻覆盖在骨架上,再用胶水一点点仔细粘牢,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很耐心,仿佛在雕琢一件珍贵的艺术品。最后,爷爷在风筝的尾巴处系上长长的彩带,那彩带随风飘动,恰似灵动的裙摆。就这样,在爷爷那双巧手之下,一只栩栩如生的燕子风筝诞生了,它仿佛下一秒就要振翅高飞,去拥抱广阔的天空。

再次放风筝时,我怀揣着满满的信心,迎着风奋力奔跑,风筝在身后轻轻摇晃,似在与我一同积蓄力量。紧接着,它缓缓升起,轻盈地挣脱大地的怀抱。随着线轴不断转动,风筝越飞越高,很快便超越了小伙伴们的风筝。我兴奋得又蹦又跳,大声呼喊着,那声音仿佛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的喜悦。那一刻,爷爷站在一旁,脸上绽放出欣慰的笑容,那笑容如同春日里最温暖的阳光,直直照进我的心田,驱散了我心中所有的阴霾。

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,无情地碾碎了曾经的美好。昔日那些与我一同放风筝的小伙伴们,为了追寻各自的梦想,如同蒲公英的种子,在风中飘散,散落天涯。而我最亲爱的爷爷,也永远地离开了我,去往了那遥远的天堂。如今,我独自来到广场上,望着云端纸鸢依旧在天空中自在飞舞,泪水瞬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在那朦胧的泪光中,我仿佛看到爷爷就站在云端,脸上带着熟悉的微笑,静静地注视着我。这风筝,承载着我童年的欢乐时光,更饱含着爷爷对我无尽的疼爱。那长长的风筝线,一头紧紧系着我,一头连着爷爷,跨越了时空的遥远距离,恰似我对爷爷绵绵不绝的思念。在这温柔的春风里,我将这份深沉的思念,寄予云端的纸鸢,愿它能带着我的眷恋,飘向有爷爷的远方。

嘀嗒声中的爱

□何叶

奶奶已离去多年,许多记忆在岁月的冲刷下渐渐模糊,抽屉深处的旧时钟早已停止了转动,但它曾经发出的嘀嗒声,依旧如烙印般深深镌刻在我心底。

小时候,家中有一片鱼塘。奶奶为了看守鱼塘,在塘边小屋住了多年。每天晚上,她都要外出巡塘。出门前,她会掏出手表,指着分针跟我说:“妮儿,看着这根针,等它跑到6的位置,奶奶就回来啦!”我便缩在被窝里,盯着那小小的表盘,盼着它跑快点儿,再快点儿。眼看着时间越来越近,我以为奶奶要“爽约”。就在我焦急之时,“吱呀”一声,老旧的木门被缓缓推开,奶奶踩着满是泥巴的胶鞋出现在了门口。我知道,巡塘的路并不好走,只是不管道路多么泥泞,奶奶始终坚守着和我约定的时间。

我上学后,奶奶依旧对我的生活作息严加要求。每晚七点半,等天气预报一结束,她便迅速起身,“啪”的一下关掉电视。此时,我的心猛地一沉。刚想抗议,就被奶奶不容置疑的目光挡了回去。当时的我,实在不理解奶奶为何每次只看天气预报,明明她喜欢的电视剧马上就要开播

了,为何她不肯再多看一会儿。夜色渐深,奶奶看着迟迟不肯入睡的我,温柔又期许说道:“早睡早起,精神百倍。上学不迟到,学习自然会更好。”很多年后我才懂得,奶奶严格遵守时间,是在为我构筑时间分明的成长环境。

工作之后,我在外租房,奶奶却不放心,非要来陪我住一阵子。自从她来后,我仿佛回到了童年,每天早上不用再慌张张害怕迟到,连一日三餐也有了固定的时间。有一次回家晚了些,还未踏入房门,就听见奶奶焦急地喊:“妮儿,你可算回来啦,快来对对时间,是你晚了还是我的钟快了?”我带着疲惫随意地回应:“没错的,奶奶。”可奶奶仍不罢休,她拿起我的表来回仔细比对,嘴里念叨:“可不能马虎。这个时间啊,得看准了。”而此时,看到餐桌上尚且温热的饭菜,我才明白,她一声声轻柔却有力的“对对时间”,饱含牵挂与关爱,和对我归家的期盼。

如今,每当我看到钟表上的指针嘀嗒嘀嗒地转动,奶奶的身影总会浮现在我眼前。她对时间的坚守,不仅仅是一种习惯,更是一种责任、一种爱的承诺。这份爱,如钟表细密而沉稳的回响,穿越时光的缝隙,在我的生命旅程中久久回荡。

藤椅上的悠扬京韵

□文嘉雪

老藤椅的吱呀声里,总掺着外公那台收音机沙沙的电流声。多年后我才明白,这声音像条看不见的线,串起了外公生命中最重要时光。

记得小学时的一天午后,外公像往常一样,拧开他那台老式收音机。悠扬的戏曲声像丝带般飘了出来,外公的头随着戏曲的节奏一下一下地点着,嘴里跟着哼唱,手指不停地在藤椅的扶手上敲击着,好似在和着戏曲的拍子。我看着外公那副如痴如醉的模样,不解地问:“外公,这咿咿呀呀的,有什么好听的啊?”外公缓缓地睁开眼睛,笑着说:“小娃儿就是小娃儿!等你长大了就懂了。”说完又闭上了眼睛,继续沉浸在他的戏曲世界里了。从外公那微微颤动的眼角眉梢,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对戏曲的那份痴迷。

后来有段时间,每逢重阳节村里有演出,外公积极报名,选择了《空城计》这个经典剧目。那段时间,太阳刚冒头,外公就骑自行车,载着收音机和大茶杯赶到村部。他把收

音机一放,调到熟悉的戏曲频道,腰板一挺,嗓子清了清,跟着收音机里“我一正一在一城楼一观山景”,就哼起来。他喉咙微颤,翘起的食指在空中打着拍子。有时候,唱到动情的地方,外公因气息不稳,被一阵咳嗽打断,他赶忙端起茶杯,润润嗓子后,接着又练起来。

时光荏苒,电视里的节目精彩纷呈,令人目不暇接。可外公的心,却始终牵挂着那台老收音机里传出的戏曲声。“一事无成两鬓斑,叹光阴一去不回还。”外公静静地听着,这句唱词仿佛触动了他心底最柔软的地方,唤起了当年退休的记忆。那台收音机虽早已老旧,外壳斑驳,可外公对它珍爱不加,每天都用那块白底蓝花的方巾,细细擦拭每一个按键、旋钮,直到它一尘不染,才满意地笑着说:“还是它放的戏最有味道,怎么听都听不腻。”外公用他自己的方式,默默守护着他内心的那份儿念想。

如今,外公已经离开了我,但他与戏曲的那些故事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。每当听到戏曲声,我都会想起外公对那台老收音机的珍视,想起他那陶醉的神情。

跨过心中那座桥

□穆丽丽

过泉北大街地道桥时,我看见草丛里一簇簇浅黄的迎春花正“静默如初,安之若素”地盛开着。它们将春的美好诉说给每一位遇见春天的人。回望地道桥,我想起了过桥的往事。

那时,我上小学,父亲在街上摆摊卖水果。每逢春节期间,父亲总要去水果批发市场进些水果及礼品。那时,父亲进货用的交通工具是脚蹬三轮车;那时,父亲总会将三轮车装得满满的,我则坐在三轮车的侧边上,为满车的货物护航。

到地道桥时,下坡有多轻快,上坡就有多沉重。每当这时,我总会下来帮父亲推一把,起初父亲还会骑在车子上使劲往前蹬,瘦小的我也会使全力去推,可车子就如蜗牛般往前移动,停下来,又怕溜坡。父亲总是坐着蹬一会儿,站起来蹬几下,实在蹬不动时,便下来用手拉着往前走。后面的我则是吸口气,使尽全力推车。那时的我,感觉地道桥好高好长,路好难走,是我无法跨越的。

夏天,父亲蹬着三轮车去水果市场批发西瓜,整车的西瓜也得几百斤呢。不过夏天不用穿厚重的衣服,自身轻便了很多,但是路面被太阳晒得烫脚,那塑料凉鞋也在感受着夏日的“热情”,还有就是大太阳烤得直冒汗。

有一次,路上遇到一个坑,西瓜被颠落几个,都摔了个“大开花”。父亲刹好三轮车,我们俩便坐在路边吃了起来。记得还有两个路人,也一起分享西瓜,他们直夸西瓜甜。我吃得解渴,也很开心,父亲却在心疼那几个摔坏的西瓜。

岁月的长河缓缓地流淌着,多年后父亲脚蹬的三轮车换成了烧油的三轮摩托车。再不用我去帮忙推车了,一脚油门,就爬上坡了。但地道桥的高度在我心中未曾改变过。

直到我第一次开车路过地道桥时,心想可别在我上坡时等红灯,万一上坡时停下来,我熄火上不去怎么办?有时候就是怕什么来什么,偏偏在上坡时,遇到了红灯,车子都停了下来。我的心怦怦直跳,手心一直冒汗,眼看前车已走,我紧张得手忙脚乱,只听“嗡”的一声,我只踩了油门,没有放手刹,后面的司机不停地按喇叭。我在心里默念:“你一定可以上去!”我深吸一口气,启动了车子,可却溜车了,后面的司机把喇叭按得更响了,我急得出了一身的汗。就在这时,我看向前方,仿佛看见父亲骑着三轮车,一个小女孩吃力地在后面推着,父亲不停地向后转身,和那个小女孩说着笑着。我的眼睛湿润了,也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滑了下来。我再次启动车子,这次缓缓地向前了,我的心安稳了。

再后来,因为天天要过地道桥,我爬坡的技术也练好了,再也不怕上坡时等红灯,这才惊觉这段路不过百米之遥,它在我心中已被跨越。

看着在桥上呼啸而过的火车,我意识到我们走过的桥像极了扁担,父亲用多半生载着沉甸甸的四季,将生活的压力化作了手掌上的茧,赋予了对生活的热爱。

暮色中的桥正在褪去棱角,远处的迎春花也在褪去艳丽的黄色,行人匆匆而过,就如这岁月,所有的陡峭都会变成坦途。春日的黄昏下,我仿佛听到了万物生长的簌簌声。



本版邮箱:yzwbwszh@163.com